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八

隱逸下

明僧紹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孔嗣之　蔡薈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父略給事中僧紹
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

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克淮南乃渡江昇明中齊高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陽伏而不泄陰廹而不蒸於是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

必依山川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顒高

卧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居之帝甚以為恨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遲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勃海封延伯亦高行士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永明中

南齊書曰世祖敕名僧紹稱疾不肯見

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

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貴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旻子所謂觀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臧榮緒東莞莒人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自灌園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

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

南齊書曰褚淵曾啓太祖稱其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

隱居京口教授齊高為揚州刺史徵禜緒為主簿不至建元中司徒褚淵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禜緒惇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

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時號二隱

吳苞字天益濮陽鄄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講授於褚淵宅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

多詣門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去後忽為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亡時以為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夸涅而不緇曰白如蔡休明

者可謂夸白矣又有魯國孔嗣之宋時與齊高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中山朝廷以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

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下趍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赤

光洞然俄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

刺史豫章王嶷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

皆白首相對時呼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

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為

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時有辛居士襄陽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宋大

明末寓居襄陽縣六里多植松竹棲遲其下林下起

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惠度

同志為友常讌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時謂三公樂邵陵王休若刺史南雍州躬造馬宣仲正彈箏林中了不迴顧逡巡置箏於席延休若與語寒溫而已時休若有解音者授箏令彈固請乃答曰某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占對詳雅衆不能屈齊文惠太子臨川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與共論文章宣仲言莊老而已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病卒惠度陶皆不知所終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

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雲禎乃黃叔度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

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做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

以蛾眉冠越客於文晃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中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

南齊書曰約與吏部郎沈淵共薦之其表曰麟士英風素挺峻節早樹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亡孤姪數四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攺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潔踰潔霜操比嚴云云

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並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焚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

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覆屍及斂仍移布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羣衫先著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

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孫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王羊金虎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彥之送還王氏幼

時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冊府元龜載孝緒論云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拯弊由跡用用有乖于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

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
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缺彼明智體二之徒獨
懐鑒識然聖已極明反創其跡賢本居宗更言其本
良由跡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
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過半矣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
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綵纊雖流有味亦吐之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

管穿蘚逃匿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

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成父清白志行類管幼安采章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至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伏軀應徵天子以為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

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反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交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

利象實應德心迹並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繹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王偉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驎縣初建武末青溪宫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宫

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火之鄱陽恢王妃孝緒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王侯

姻戚邂逅所逢豈闕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
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
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
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
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
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為
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文貞處士所著
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于世初孝緒所撰高

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鄧郁荆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南嶽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

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本史曰白日有神仙魏夫人忽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甚潔美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來尋當相候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夫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

梁書曰又夢青龍自懷出

已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唐賈嵩陶隱居内傳曰先生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

出路人爭聚觀咸曰陶郎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自
障雖冬月不除
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
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中有毛十餘出外
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
不知以為深耻
內傳曰先生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
善琴碁工草隷未弱冠齊高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談藪曰齊高帝問曰山中何所有乃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白雲多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帝賞之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

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內傳曰世祖初拜宜都王侍讀桂陽王登雙露臺置
酒名宗室侯王兼其客先生從宜都預焉桂陽採名
領號各令為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
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瀇瀁後欲入
山訪道表辭諮許之與宜都別彼此嗚咽左右莫能
仰視或謂宜都曰王愛重如此何聽其去王曰今為
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裘鏡贈別齊

公卿並送歎江東未有此事先生曰秦皇漢高楚羽吳策並勢橫海外寸氣不續則一丘之壤況二三子之徒也

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

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無欲往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輒差幷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非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幷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

帷聽吹笙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
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圖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
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
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
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
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人謂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硃砂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輕體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帝使造

年歷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斆曳尾之龜詎可致邪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然多不納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習辟穀導引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

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授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設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

生械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録鈴右肘樂鈴佩符
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
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
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行之詔贈
太中大夫諡貞白先生
梁孝元金樓子曰予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
弘正其於理義精博無窮一時名士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没預制詩云夸甫任散誕

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篋内化後
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
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一青龍無尾升天弘景
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
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
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
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
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

高僧傳曰法師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嘖喈齊武帝忩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啓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薨帝亦崩齊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牽被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人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

血流於門限焉

高僧傳曰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起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登此後顯達起兵留齊之於鎮州及敗齊之走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有樹與鳥如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竟免齊屯騎桑偃欲謀叛往謂誌誌大呼云圍臺城令反逆斫頭破腹後事發偃遁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王恢嘗屈誌至第忽

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門上莫測所以少時恢出

為荆州刺史

梁武帝尤深敬事

高僧傳載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語其佛理

則聲聞無二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自今行來隨意

出入弗得禁住自是多出入禁中師平日好用小便

濯髮有俗僧訊笑之此僧好飲酒食豕肚誌勃然謂

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識者懼而慙

服簡文初生武帝遣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
然宛家亦生後推尋歷數實與侯景同年月日生
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
文之年雖剃髮而常冠下裙帽衲袍故俗呼為誌公好
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隋書五行志曰梁天監二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
雲殿寶誌忽起歌舞復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
十餘悲哉五十裡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

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祚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北子地景作亂始自戊辰至午年帝以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九尾狗子始作狂欲死不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死一旦無人藏景小字狗子懸瓠則古汝南

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犇敗之所
高麗聞之遣使齎縣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
寺金剛像出置户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終先
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
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處人貌陋心通魏
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
不須羽東廂屋急須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

亡大竹箭者苴杖東廂歷者依盧初造十二辰歌終
其言也此寶公者或云即寶誌
宋時有僧導永那跋摩陳時有僧慧弼高僧傳曰宋
武帝克長安聞導名邀與相見恨其晚也及東歸留
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謂導曰兒年少願法師顧懷
後赫連勃勃陷關中義真南遁與導俱鹵追騎將及
導率弟子數百人遇于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
托貧道當以死送之度不可得無煩相追群寇駭其

神氣因此廻鋒義真得竄草中會遇中兵叚宏挾與
歸然亦導力也元嘉末文帝為太子劭所弑孝武即
位討誅之事定遣使請導導翻然應詔至京止中興
寺孝武躬迎之導以三光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
帝亦哽咽良久即敕開講瓦官寺帝親臨幸公卿咸
集導登高坐曰昔如來托生王宫現滅雙樹自爾以
來時踰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返給園鄔墟鹿菀蕪
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

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潸然淚下四衆為改容　又曰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謂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以自狥物不獲其志法師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有殊凡庶身賤名微德不及遠若不苦身利己行善持戒將何所用心帝王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

簡則無勞其力如此持齋已大不殺已衆矣安在乎
缺一時膳全一禽命乃為弘濟也帝撫几嗟嘆稱善
良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于近教如師開悟
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又曰隋滅陳獨釋慧㢸以
父祖世受陳恩言旋故里念安國寺乃陳武所營房
廡彫壞乃蒙犯霜露廣率同志修理遂得寺宇光華
復故舊僧真觀製寺碑有云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
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

愚按此三僧其言其事皆可傳故附録於此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作晉書稱璩有發擿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悦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

梁書曰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

之璩丁母憂毀瘠恢屢存問

舉秀才不就璩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瞰集而録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秀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離垢園時謂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孝元及武陵王紀等書問不絶大同三年卒兄慧鏡另見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吴郡錢唐人祖悦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渡之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虎平西參軍不至時始安王遙光爲

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夸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産業遇火止出書數篋而自坐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被治劾妄款

本史於被治劾妄款五字誤作見劾妄款詵令正之

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黃門

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淨域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于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孝

元在荆州爲中録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

梁書又曰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别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壯州中

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盆水側有商人置諸槠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氏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其妻妾入匡山脩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别駕因去職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于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

孝秀於陳伯之叛非關梁國安危而舉事輕率旣逃其身又免其妻妾以獨禍而母未知佛前作何懺悔吾欲問之

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

虬強記敏識出羣輩上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王恢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王尤欽重之

梁書曰湘東王板為法曹參軍不赴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繹親命駕臨聽論

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
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
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
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歛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
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
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
義梁邵陵王綸刺史南徐州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

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依次剖判開其宗㫖然後枝分派别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

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鄱陽王伯山刺史南徐州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

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鷴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不遇興王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壞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明 李清 撰

南史七十九

徐文伯 子雄 許伯宗 弟嗣伯

祖沖之 子暅之 毛惠遠 劉璵

殷倩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

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表言之

南齊書載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氏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踈密之驗專功耽思可約而言加以視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氂心窮籌筴考課推移曲備其詳然古歷踈舛類

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逈遠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實猶

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都合周漢則將來永明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牛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

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謬既著輙
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令
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都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
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
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
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歴上元日度發自
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歴法設元應在此
歲而黄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歴上元之歲莫值

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氣首為始羣流其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臣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

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伏願頒宣郡司賜垂詳究

孝武令朝士善厯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未施行厯妻縣令謁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後秦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齊高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

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因共校試於樂游苑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歴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

能對者以漢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旋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遠千里舟試之新亭江日行百餘里造水碓磨於樂游苑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辛年七十二着易老莊義釋論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詣微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脩之於是始行位太舟

卿子皓另見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熙好黄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經一卷因精心學之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

談藪曰姓斛斯

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

云何厝法鬼請為蜀人索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足疾不能行宋文武令乘小輿入殿為請皇子療疾無不絶驗位蘭陵太子帝云天下有五絶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悦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學行倜儻不屈意公卿亦不以醫自業張融與文伯嗣伯厚嘗問

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更成不達耶荅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為効與嗣伯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休業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

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加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

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火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俄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

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嫗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目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見死人枕煑服之可埋枕故處如其言又愈王

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愈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鉤之故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令埋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笆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處有黯黑

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𪒠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唐書曰許胤宗常州義興人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

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蓍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語起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主平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

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于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歷唐年九十餘卒

殷蒨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義興太守劉瑱亦善畫其妹為齊鄱陽王鏘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害

妃追傷成痼疾醫不能療瑱乃令倩畫王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嬭示妃妃視畫唾而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取此畫焚之時有滎陽人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

宋有蔡鐵善卜梁有陳晃善相丁覘善書張僧繇善畫僧繇另見後梁有何山善射陳有智永僧善書皆

拯補藝術渚宮舊事曰蔡鐵善卜為南郡王義宣府

史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納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有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　三國典略曰陳晃不知何許人為梁宜豐侯修參軍善相人簡文為皇太子脩因法會將晃自隨因問太子有天下否晃曰太子九州骨成必踐帝位然地部過苦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後

如言 顔之推家訓曰丁覘洪亭人頗善屬文兼工草隸孝元先在荊州書記皆委之然為軍府所輕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獨之推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祭酒蕭子雲子雲問曰君王比賜詩翰及所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何以畧無聲問編以覘對子雲歎曰此子後生無比乃不為世所稱亦云奇矣於是聞者稍復刮目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

方智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沒簡牘湮散尋卒於揚州前輕𩢷者後思其一紙不可得　太平御覽曰何山不知何許人有鳥棄於庭樹梁宣帝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榖其鳥雛并棲枝上山曰脫一矢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帝許之於是射之中其二項帝甚悅即令載榖送之　法書要録尚書故實及書斷曰智永不知何許人永書遠祖王羲之歷紀專精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大

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或云有秃筆頭十甕皆數千人來覔書并請題額者所居户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塜時丁覘亦善隷書時謂丁真永草云本寺又有僧智果會稽人隋煬帝甚善其書銘右甚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唐世褚遂良善書嘗問虞世南曰我何如永師世南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如是其見重可知矣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